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

五十九
六十

中書_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

唐 五十九

姚南仲

獨孤及

郎

顧少連

韋夏卿

段平仲

呂元膺

許孟容

季同

薛存誠

廷老

李遜

方立

建

溫造

璋

姚南仲華州下邳人乾元初擢制科授太子校書累遷

右補闕大厯十年

舊書作十三年誤

貴妃獨孤氏薨

吳鎮糾繆云獨孤氏

當薨時止為貴妃不得書皇后書崩宜從本紀及后妃傳所云貴妃獨孤氏薨今從之

代宗悼痛

詔近城為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言長安祖宗所宅不可興鑿建陵又陛下省望感傷有損聖德帝讜其言進五品階善宰相常袞袞貶官南仲出為海鹽縣令觀察使韓滉奏為推官又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充支使召還四遷為御史中丞改給事中陝虢觀察使貞元

十三年代李復為義成節度使

舊書作十五年今從通鑑

監軍薛盈

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

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禍自此始矣

新書載此

事在盧坦傳今據輯入

盈珍恃權撓政不克逞因毀南仲於朝德

宗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誣表以罪會南仲

裨將曹文洽入奏知其語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夜

殺務盈投其誣於厠為二書一抵南仲一訴南仲寃且

自言殺務盈狀乃自殺驛吏以聞帝駭異南仲請入朝

待罪帝問曰盈珍擾卿耶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
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
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乃授尚書右僕
射貞元十九年卒年七十五舊書作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
貞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由華陰尉辟江淮
都統李峘府掌書記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
言聽直諫則太平可階師興民困擁兵者暴宜思所以

飲景儉使酒慢宰相出為韶州刺史

舊書作漳州

尋入為左

司員外郎遷諫議大夫敬宗初宦官毆鄆令崔發鷄干
下朗請誅首惡以正國法王播賂權近復判鹽鐵朗連
疏論執實厯元年十一月遷御史中丞二年六月賜金
紫故事選御史皆中丞自請是時崔晃鄭居中繇宰相
力得監察御史朗拒不納晃居中卒改他官侍御史李
道樞醉謁朗朗劾不虔下除司議郎十月高少逸入閣
失儀朗不彈奏宰相銜阻崔晃事左授少逸贊善大夫

朗亦罰俸會殿中王源植貶官朗直其枉書五上不報
即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去帝遣中人慰諭不許文宗初
改工部侍郎太和元年八月出為福建觀察使赴官創
發背卒於路贈右散騎常侍

郁字古風始生而孤與朗育於伯父汜貞元十四年擢
進士第學有父風為權德輿所器以女妻之授監察御
史元和初應制舉才識無茂明於體用策入第四等拜
左拾遺太子司議郎杜從郁拜左補闕郁與同列論之

救之星隕如雨清明降霜三月苦熱此下陵上替怨謫
所致宜罪已求賢愛人節用以反妖災為和氣又請減
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俄改太常博士或言景皇
帝不宜為太祖及據禮條上謚呂諲盧奭郭知運等無
浮美無隱惡得褒貶之正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
刺史歲饑旱鄰郡庸亡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
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甘露降其廷卒年五十
三謚曰憲及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

次齊抗皆師事之其為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晚嗜琴

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子朗郁

舊書無及傳見子郁傳云父及天寶

末與李華蕭穎士齊名善為文
所著仙掌銘大為時流所賞

朗字用晦

案舊書朗乃郁弟與新書不同

由處士辟署江西宣歙浙東

三府元和中擢右拾遺建言宜用觀察使領本道鹽鐵

罷場監管權吏除百姓患不聽盜殺武元衡朗請貶京

兆尹誅捕賊吏因請罷淮西兵忤憲宗意貶興元戶曹

參軍入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丞史館修撰坐與李景儉

曰從郁是宰臣佑之子父居宰執從郁不宜居諫列乃
改為左拾遺又論曰補闕之與拾遺資品雖殊同是諫
官若時政或有得失不可令子論父從郁竟改他官四
年轉右補闕論中官吐突承瓘不宜為河北招討使乃
改招撫宣慰使五年兼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遷起居
郎德輿相郁以婦翁嫌辭內職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
壻因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棕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
不如德輿之得郁也遷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館

事預修德宗實錄七年知制誥八年轉駕部郎中德興
去位還為學士九年以疾辭禁近十一月改秘書少監
屏居鄆卒年四十贈絳州刺史郁有雅名帝遇之厚議
者亦謂當宰相共以早世惜之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
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弔客來輒號慟幾絕後舉進士
仕至尚書丞

舊書云官
至侍郎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舉進士禮部侍郎薛邕器之
登拔萃科授登封主簿邑有虎患少連命塞陷甯移文

嶽神虎不為害御史大夫于頔薦為監察御史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以謹密稱請徙先兆於洛帝重遠去詔遣其子往中人護歲葬役歷吏部侍郎嘗與裴延齡會田鎬第酒酣挺笏前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將擊姦臣得元友直勸解乃止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以京畿租賦薄厚不一用法均之遷吏部尚書封本縣男徙兵部為東都留守奏募耕禁苑及汝州閑田閑武力利鎧仗時號良吏卒

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始少連攜少子師閔
奔行在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

舊書杜陵人

父迢檢校都官郎

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夏卿苦學善文辭大厯中與弟
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
員外郎時久旱蝗詔以郎官宰畿甸授奉天令課第一
轉長安令改吏部員外郎郎中擢給事中出為常州刺
史夏卿深於儒術所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羣寓

於郡界夏卿以所著史論薦之於朝改蘇州刺史貞元
末徐州節度使張建封疾甚詔夏卿為徐泗行軍司馬
且代之未至建封卒徐軍立其子愔為留後召夏卿為
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
以金納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
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轉京兆尹太子賓客
檢校工部尚書為東都留守辭疾改太子少保卒年六
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獻夏卿性通簡好古多聞晚

歲將歸署其居曰大隱洞與齊映穆贊贊弟員友善與人同處喜怒不形撫孤姪恩踰己子為政務通理不甚作條教所辟士如路隋張賈李景儉等至宰相達官故世稱知人正卿子瓘字茂弘及進士第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惟瓘往請無間也李宗閔惡之德裕罷貶為明州長史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

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隋民部尚書達六世孫登進士

第杜佑李復節度淮南連掌書記

舊書云復移鎮華州滑州仍為從事

為監察御史磊落尚氣節嗜酒敢言是時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壅隔平仲常曰帝聰明神武臣下畏怯自循默爾使我得召見必大有開納貞元十四年京師早詔擇御史郎官開倉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陳歸被選同得對粗陳賑恤事帝察其意有所畜以歸在側未言事訖平仲方獨進帝乃并留歸正色問之雜以他語平仲錯愕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蒼黃

向幄後歸下階連呼乃得出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和初為諫議大夫憲宗使吐突承璀討鎮州亟疏爭不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轉給事中自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人推其狷直轉尚書右丞以疾改太子左庶子卒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質度瓌偉始遊京師謁故宰相齊映映歎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類乎策賢良高第授同州安邑尉刺史侯鐔辟為長春宮判官屬蒲

賊侵軼鑄矢所元膺遂潛跡不務進取貞元初論惟明
節制渭北延在賓席自是名達朝廷惟明卒王栖曜代
之德宗敕栖曜留元膺自佐入拜殿中侍御史歷右司
員外郎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明日歲旦恨不
得省父母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
不可答曰我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
感愧悉避境去元和初徵拜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
事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規諫駁議大舉其職及鎮州王

承宗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瓘為招討處置使元膺與穆質孟簡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憲宗為改使號出為同州刺史既謝帝問政事得失元膺詳對帝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謹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李藩裴垍因賀曰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請留元膺給事左右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元和五年十二月年月從通鑑補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

陽太府卿王遂交相惡乃除孟陽散騎常侍遂鄧州刺史詔辭無所輕重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枉直江西裴堪按虔州刺史李將順受賕不覆訊而貶元膺曰觀察使奏部刺史不加覆雖當誅猶不可為天下法請遣御史按問宰相不能奪代權德輿為東都留守兼御史大夫都畿防禦使故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或言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損其儀沮威望請比華汝壽三州帝不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也都有李

師道留郾郾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禽破之始盜發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人賴以安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趨悍善鬪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克至是元膺請募為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改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堅正自處監軍使及中人往來者無不嚴憚入拜吏部侍郎立朝有台宰望以疾改太子賓客居官始終無

訾缺元和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異等又第明經

舊書

云究王氏易

調校書郎辟武寧張建封府李納以兵拒境建

封遣將吏數輩告諭不聽於是孟容單車詣納陳逆順

納即罷兵表為濠州刺史德宗知其能召拜禮部員外

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孟容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著

令對帝嘉其守擢郎中累遷給事中京兆上言好時風

電害稼帝遣宦人覆視不實奪尹以下俸孟容曰府縣

上事不實罪應罰然陛下遣宦者覆視素綱紀宜更擇御史一人參驗乃可不聽浙東觀察使裴肅諉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會肅卒帝擢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為衢州刺史衢大州也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總必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改以解衆疑會補闕王武陵等亦執爭於是詔中停帝召孟容謂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即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

孟容數論駿貞元十九年夏大早上疏以為自古天人
交感由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者
戶部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若取一百萬緡代
京兆一歲賦則京圻無流亡可振災為福又應省察流
移征防當還還之役作禁錮當釋釋之逋懸饋送當免
免之沉滯鬱抑當伸伸之以順人奉天先是為裴延齡
李齊運流斥者雖十年弗內移故孟容因早及之帝始
不悅改太常少卿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拜京兆尹神

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中尉訴於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豪右大震累遷吏部侍郎盜殺武元衡孟容白宰相曰漢有一汲黯姦臣寢謀今狂賊敢爾尚謂國有人乎願白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主兵柄索賊黨罪人得矣後數日

果相度俄以尚書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拜東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曰憲孟容方勁有理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好提掖士天下清議上之

弟季同始署西川韋臯府判官劉闢反棄妻子歸拜監察御史歷長安令再遷兵部郎中孟容為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為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為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

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
謂為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
所助耶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白
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季同
終宣歙觀察使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

舊書河東人

擢進士第累辟使

府入為監察御史知館驛元和初討劉闢郵傳事叢詔
以中人為館驛使存誠以為害體甚奏罷之轉殿中侍

御史

舊書云裴均作相用為起居郎

累遷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徒存

誠曰此姦人羈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表儋不平誣奏之儋被罰二敕皆執不下憲宗悅遣使勞之拜御史中丞僧鑒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賂遺倚宦人為城社坐于頤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為保救帝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人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

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按果無實再授給事中會御史中丞闕帝謂持憲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會暴卒帝悼惜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子廷老

廷老字商叟謹正有父風及進士第寶厯中為右拾遺敬宗荒恣廷老與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曰臣伏見近

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綱紀漸壞
姦邪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
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
為職有聞即應論奏莫知興作何所但見運瓦木絕多
即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所奏已知尋加史館
修撰鄭注用事嶺南節度使鄭權附之悉盜公庫寶貨
輸注家為謝廷老表按權罪由是中人切齒又論李逢
吉黨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爭官逢吉怒會廷老告

滿十旬出為臨晉令文宗立召為殿中侍御史李讓夷
數薦之拜翰林學士日酣飲不持檢操帝不悅并讓夷
罷之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廷老在公卿間侃侃不干虛
譽推為正人卒贈刑部侍郎子保遜登進士第位至給
事中保遜子昭緯乾寧中至禮部侍郎坐事貶礪州刺
史卒

李遜字友道後魏申公發之後於趙郡謂之申公房曾
祖進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昌明令父震雅州別駕世寓

於荊州之石首遜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復從事湖南主其留務累拜池濠二州刺史初濠州兵謀殺其將楊騰騰走揚州因滅騰家遂行攘剽遜至諭以利害衆釋申請罪觀察使限外浮斂遜一不應入為虞部郎中元和初出為衢州刺史以政最擢浙東觀察使貞元初福建軍亂前觀察使皇甫政奏益兵三千屯於境以折閩衝遂為長戍遜至即停其兵入為給事中故事天子以畸日聽政對羣臣遜奏陛下求治而下有所陳不宜

限以日憲宗從之遷戶部侍郎代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方討蔡析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以唐鄧隋三州授高霞寓得專攻討而遜督襄復郢均房五州賦饋之初襄陽兵隸霞寓者多逃還後霞寓戰賊不勝言為遜所撓帝欲按狀宰相請置不問下遷太子賓客中人誣之更貶恩王傅久乃歷京兆尹國子祭酒以檢校禮部尚書為忠武節度使時吳元濟始平民新罹兵戰難遽完輯遜申嚴約束賞罰明信衆皆感悅遜為政以均一

貧富扶弱抑強為己任故所至稱理長慶元年幽鎮繼
亂遜請身先討賊不許但命以兵萬人會行營遜奉詔
即日發兵先諸軍至進檢校吏部尚書尋改鳳翔節度
使過京師以疾求解改刑部尚書三年正月卒年六十
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

舊書謚
恭肅

子方玄

方玄字景業第進士裴誼奏署江西府判官有死囚十
餘方玄刺審其寃貸之累為池州刺史鉤檢戶籍差量
徭賦皆有科品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

蓋為此云終處州刺史

遜弟建字杓直與兄俱客荊州鄉人爭鬪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母憐其孝每字之曰孫子勸我食我輒飽進藥吾意其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順宗立李師古以兵侵曹州建作詔諭還之詞不假借王叔文欲更之建不可左除太子詹事改殿

中侍御史

舊書云元和六年坐事罷職降詹事府司直高郢為御史大夫奏為殿中侍御史以

兵部郎中

知制誥宰相有寬定詔稿者亟請解職除京

兆少尹

舊書云自以草詔思遲不願司文翰改京兆尹

會遜被讒建申治之出

為澧州刺史

舊書云興宰相韋貫之友善貫之罷相建亦出為澧州刺史

召拜刑部

侍郎卒

舊書云徵拜太常少卿尋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取捨非其人又惑於請託坐罰俸明年除禮部

侍郎以人情不洽改為刑部長慶二年二月卒

贈工部尚書初建為學時家苦

貧兄造知其賢為營丐使成就之故遜建皆舉進士後

雖通顯未嘗置垣屋以清儉稱建子訥

訥字敦止及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為浙東觀察使性
疏卞遇士不以禮為下所逐貶朗州刺史召為河南尹
時久雨洛暴漲訥行水魏王堤懼漂泊疾馳去水遂大
毀民廬議者薄其才初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
冗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為權貴優笑地耶凡三
為華州刺史歷兵部尚書以太子太傅卒遺命葬不請
鹵簿避贈謚昭聰

舊書官至檢校
尚書右僕射

溫造字簡與大雅五世孫父佶字輔國安祿山亂往見

平原太守顏真卿助為守計李光弼厚遇之終太常丞
造姿表現傑性嗜書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為吏隱王屋
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
招禮造欣然從之建封雖咨謀而不敢縻以職事及節
度徐州造謝歸下邳慨然有高世心建封恐失造因妻
以兄子時李希烈反天下兵鎮陰相撼逐主帥自立德
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於朝密詔建封擇縱橫士往說
濟建封彊署造節度叅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

伏流涕願效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驛入奏天子愛其才將用為諫官以語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錄為太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賜緋衣至范陽劉總橐鞬郊迎造為開示禍福總懼籍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復宣慰鎮州行營頃之李景儉以酒得過宰相造坐與飲出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彈奏夏州節度使李

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遷左司郎中知御史雜事進中丞彈擊無所回畏發南曹偽官九十人主吏皆論死遷尚書右丞封祁縣子興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夷其亂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帝慮勞費造曰諸道戍蠻兵方還願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矣許之命神策將董仲質河中將溫德彝郃陽將劉士和從造而興元將衛志忠

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喻以意皆曰不敢二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為前軍既入前軍呵護諸門造至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狹不足饗士更徙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住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問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乃不敢動即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夾階立拔劍傳呼曰殺圍兵爭奮皆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醢之號令者殊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

授之漢江監軍楊叔元擁造靴祈哀造以兵衛出之詔
流康州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賜萬縑賞其兵入為兵
部侍郎以病出東都留守俄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
渠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召為
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
十贈尚書右僕射兄邈弟遜邈長慶太和中累以拾遺
補闕召不應遜嘗為邑宰解印綬去造子璋

璋以父蔭累官大理丞擢侍御史賜緋遷婺州刺史以

政績賜金紫徙廬宋二州刺史宣州逐鄭薰也崔鉉調淮南兵討之以璋為宣州刺史事平就拜觀察使擢武

寧節度使銀刀軍驕橫累將姑息而璋政嚴明懼之相

率逐璋詔徙邠寧節度歷京兆郡

按舊書璋傳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惡

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入為京兆尹無逐璋事而通鑑載璋被逐之故甚詳且云朝廷知璋無辜以為邠寧節度使與新傳合且攷異云按誅銀刀軍者王式也舊傳誤今據通鑑攷異從新書璋素彊幹

鉏宿弊豪右惴服加檢校吏部尚書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無狀者繫親屬三百餘人璋與劉瞻極諫貶振州

司馬歎曰生不逢時死烏足惜仰藥死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

列傳

唐 六十

穆寧

贊

質

崔邠

鄆

節

柳公綽

仲郾

公權

珪

子華

楊於陵

馬總

穆寧懷州河內人父元休開元間獻書

舊書撰洪範外傳十篇獻之

擢偃師丞寧以明經授鹽山尉祿山反署劉道元景城
守寧募兵斬之檄州縣并力捍賊史思明畧境郡守召
寧攝東光令禦之賊遣使誘寧寧斬以徇郡守恐怒賊
即奪其兵罷所攝始寧與平原太守顏真卿揣祿山必
叛及聞真卿拒賊即遣真卿書曰夫子為衛君乎真卿
喜署寧河北採訪使寧以息屬其母弟曰苟不乏嗣
足矣即馳謁真卿既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
夜亡過河見肅宗行在帝問狀真卿對不用穆寧言故

至此帝異之馳驛召寧將拜諫議大夫會真卿以直忤
旨寧亦罷上元二年為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往埭
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召寧
欲殺之寧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師衆數萬為天子討
賊食乏則人散君開廩不救欲潰吾兵耶答曰命寧主
糧者勅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求兵
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
議耳時重其能守官累遷鄂岳沔都團練及租庸鹽鐵

轉運使當是時河漕不通自漢沔徑商山以入京師淮
西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設戍邏征商賈縱兵剽行人
道路幾絕與寧夾淮為治憚寧威掠劫為衰漕賈得通
坐杖死沔州別駕薛彥偉再貶至昭州平集尉大厯四
年起授監察御史三遷檢校秘書監無和州刺史治有
狀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版校見戶誣以逋亡多坐貶
泉州司戶叅軍子贊守闕三年告冤詔御史覆視實增
戶數倍召入拜太子右諭德寧性不能事權右故執政

者處之散位寧默默不得志且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
又可以進乎移疾滿百日屢矣親友強之輒復一朝德
宗幸奉天奔詣行在擢秘書少監興元初改右庶子帝
還京師乃曰可以行吾志矣即罷歸東都以秘書監致
仕貞元十年十月卒年七十九寧居家嚴事寡姊恭甚
嘗譏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事親養志為大
直道而已慎無為諂疾病不嘗藥時稱知命四子贊質
員賞贊為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史

皆以守道行誼顯先是韓休家訓子姓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贊字相明

舊書云釋褐濟源主簿時父寧被誣贊上訴得雪由是知名

累擢侍御史

分司東都陝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裴氏訴之中丞盧侶欲重裴罪贊不聽侶與宰相竇參共誣

贊受金

舊書侍御史杜倫希參侶意誣贊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獄

獄甚急弟賞上

寃狀詔三司覆治無驗出為郴州刺史參敗召為刑部郎中對延英擢御史中丞裴延齡判度支屬吏受賕具

獄欲曲貸吏贊執不可延齡白贊深文貶饒州別駕

舊書

云丁母憂再轉
處常二州刺史

憲宗立進宣歙觀察使永貞元年十一

月卒於官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

質性强直舉賢良方正條對詳切自補闕至給事中時
政得失未嘗不盡言元和時鹽鐵轉運諸院擅繫囚答

掠嚴楚人多死質奏請與州縣吏參決自是不寃後論

吐突承璀不宜為將憲宗不悅改太子左庶子坐與楊

憑善出為開州刺史卒

員字與直工為文章杜亞留守東都署佐其府蚤卒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云

崔卯字處仁貝州武城人父倬至德初獻賦行在肅宗興其文位吏部侍郎卯第進士復擢賢良方正授渭南尉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姦以鯁亮知名由中書舍人再遷吏部侍郎性溫裕沈密尤敦清儉憲宗罷之裴垪亦薦卯材可宰相會病遂不拜後改太常卿知吏部尚

書銓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郇自第
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以母憂解
元和十年三月卒於喪年六十舊書作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諡
曰文簡弟鄆郇鄆鄆

鄆字廣畧中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歷監察御史刑部
員外郎母喪服闋為吏部員外郎下不敢欺褒黜必當

寒遠無留才

舊書再遷左司郎中元和十三年鄆餘慶為禮儀詳定使選禮學者共事以鄆為判

官吏部郎中

十五年為諫議大夫穆宗荒於禽酒坐朝常晚

鄺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帝為畋遊稍簡長慶中轉
給事中敬宗嗣位拜侍講學士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
臣侍講半載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曰朕
機務稍閒即當請益高欽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
所咨詢天下不知有嚮儒意帝深引咎咸賜錦幣鄺與
高重類六經要言為十卷上之遷禮部侍郎舊書東都
士至大中咸通之代為輔相名卿者十數人出為號
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吏俸助輸歲率八十萬

郾曰吏不能贍私安暇恤民即以府常費代之又詔賦粟輸太倉者歲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又輦而致之河郾乃傍流為大廠受粟竇而注諸艚民悅忘輸之勞改鄂岳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賊顯行郾修治鎧仗造蒙衝駛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又觀察浙西遷檢校禮部尚書開成元年卒官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謚曰德郾不藏貲有輒周給親舊為治其昏喪居家怡然子弟自化室痺漏無步廡至霖潦則

客蓋而屐以就外位治虢以寬經月不筭一人及涖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襍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五子瑤瑰瑾珮瑒瑤任禮部侍郎浙西鄂岳觀察使瑾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瑰珮俱達官

鄒擢進士累遷至左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甘露之變約死於難世謂鄒之亡崔氏積善報

也贈禮部尚書

鄚登進士第累擢監察御史三遷考功郎中太和三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六年罷學士八年為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權知禮部真拜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政道每苦選曹訛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撫實無濫可釐革否李石對曰令錄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帝曰循舊如配官耳賢不肖安能甄別因召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錄

如何注擬鄆對曰資敘相當問其為治之術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曰與邊遠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苦可知也凡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材人受其弊矣尋拜吏部侍郎開成二年出為宣州刺史無御史中丞宣歙觀察使四年入為太常卿七月與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鄆兄弟素善鄆在相位累年歷方鎮太子師保卒崔氏四

世總麻同繫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鄆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嘆曰鄆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幼孝友性質嚴重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貞元元年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校書郎四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歲饑每

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累遷開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耶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為判官尤相引重召為吏部郎中憲宗喜武功且數出遊畋元和五年十一月公綽奏太醫箴以諷帝高其才遣使謂曰卿愛朕深當置之座隅踰月拜御史中丞公綽與裴垪善李吉甫復當國以怨垪故出公綽為湖南觀察使地卑濕不可

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八年徙鄂岳觀察使時討吳元
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
吾儒生不知兵耶即請自行許之引兵度江抵安州聽
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公所以屬鞬負弩非兵事耶若
褫戎容則兩郡守耳何所統壹哉以公世將曉兵吾且
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即以都知兵馬使中軍
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戒諸校曰
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用畏威盡力當時服其知權軍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六十

九

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治容不謹者投之江軍中感服曰中丞為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必克十一年入為給事中李師道平公綽宣諭鄆州還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撈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右左巡使帝乃解謹按通鑑輯覽

批

躍馬衝尊罪之細者即平民有犯予杖已足蘇秦京兆以肅清輦轂為任亦豈可因衝已導而遽斃軍將公綽

此舉非惟草菅人命幾於弁髦王章及帝怒詰猶飾辯不
已是但知唐突者之無禮而不知專擅者之更非禮也或
猶以公綽為風厲真不知政衡者母喪服除為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

轉兵部兼御史大夫長慶元年復為京兆尹時幽鎮用
兵補置諸將使驛係道公綽奏曰比館遞匱乏驛置多
闕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
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
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
數由是吏得紓罪宦官共惡疾之累遷禮部尚書以祖

諱換左丞三年五月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
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縣令以公綽守法必
殺賊吏獄具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文吏壞法法亡
誅舞文者其廢馬害圉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
安有良馬而害人乎敬宗寶厯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入
為刑部尚書二年出為邠寧節度使先時神策諸鎮列
屯部中不聽本道節制故虜得窺間公綽論所宜因詔
屯營緩急悉受節度三年復為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

鞭婦至死者府斷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闕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太和四年為河東節度使歲惡輟宴飲衣食與士卒均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飭兵防襲奪至太原公綽獨遣牙將祖考恭單騎勞問闕牙門令譯官引謁宴以常禮暢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陁北有沙陀部勇武喜關為九姓六州所畏公綽召其酋朱邪執宜治廢柵十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其妻母來太原者令夫人飲食

問遺之沙陀感恩故悉力保障六年以病乞代三月授
兵部尚書徵還京師四月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謚

曰元

舊書
作成

公綽居喪毀慕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氏謹

甚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外兄薛宮早卒為育其女嫁
之嘗曰吾涖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與
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善取士如許康佐鄭卽盧簡
辭崔瑗夏侯孜李拭韋長皆知名顯貴云子仲郢

仲郢字諭蒙母韓氏卽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

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嚼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
司箴為韓愈柳宗元咨賞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為校
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以仲郢有父風矩欬為非積
習名教不及此入為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
人斫父墓柏射殺之法司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
仲郢與右補闕蔣係御史蕭傑前後執奏朝廷嘉其守
會昌中三遷吏部郎中武宗詔減冗官仲郢條簡決日
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遷左諫議大夫帝延方士

築望仙臺累諫諄切帝為慙謝御史崔元藻以覆按吳
湘獄得罪仲郢上疏申理宰相李德裕知其無私奏拜
京兆尹置權量東西市禁私製以便貿易北司吏入粟
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無敢犯中書舍人紀干泉訴
甥劉詡毆其母詡為禁軍校仲郢不待奏即捕取死杖
下宦官以為言改右散騎常侍知吏部銓德裕頗抑進
士科仲郢無所徇時進士無受惡官者又當調者持闕
簿令自閱即擬唱吏無能為姦宣宗初德裕罷政事坐

所厚善出為鄭州刺史周墀鎮滑鄭為屬郡高其績及
入相薦授河南尹召拜戶部侍郎墀罷他宰相惡仲郢
左遷祕書監數月復尹河南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京
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
乎擢劍南東川節度使殺貪吏邊章簡官下肅然居五
年徵為吏部侍郎改兵部領鹽鐵轉運使大中十二年
辭疾以刑部尚書罷使轉戶部封河東縣男山南西道
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又以輕罪決部民數日而斃其

妻列訴又旁引他吏械繫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
史料小罪誠人但本非死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罰方
又百直繫者皆釋郡人深感之南鄭令權奕有罪仲郢
杖之六日死貶雷州刺史起為虢州刺史以檢校尚書
左僕射東都留守會盜發父墓棄官歸華原徙華州刺史
不拜咸通五年起為天平軍節度使卒於鎮仲郢方嚴
尚氣義李德裕貶死家無祿不自振及領鹽鐵遂取其
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事宰相令狐綯持不可乃

移書開諭綢繆感悟尋與從質正員官仲郢每私居內齋
束帶正色廢無名馬衣不薰香父子更九鎮皆不奏
祥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濟弱每早潦必貸匱蠲負里
無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稟為婚嫁在朝非慶
弔不至宰相第家藏書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
下者幼學焉仲郢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皆一
鈔魏晉及南北史再鈔又類所鈔他書三十卷號柳氏
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子璞珪璧

玘

璞字韜玉學不營仕著春秋三氏異同義又述天祚長
厯斷自漢武帝紀元為編年以大政大祥異侵叛征伐
隨著之閏位者附見其左常謂杜征南春秋後序述紀
甲厯為得實自餘史家皆差蔣係以為然終著作郎

珪字交玄

舊書字
鎮方

大中中與璧繼擢進士皆秀整而文

杜牧李商隱稱之杜悰鎮西川表置幕府久乃至會悰
徙淮南歸其積俸珪不納以藍田尉直宏文館遷右拾

遺蕭倣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仲郢訴其子
冒處諫職為不可謂不孝則誣請勒就養詔可初公綽
治家埒韓滉及珪被廢士人愧悵終衛尉少卿

璧字賓玉馬植鎮陳許辟管書記又從植汴州李瓚鎮
桂管表為判官璧規止其不法瓚不聽乃拂衣去未幾
軍亂擢右補闕再轉屯田員外郎僖宗幸蜀授翰林學
士累遷右諫議大夫

玘以明經授祕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轉左補闕高湜

再鎮昭義皆表為副

舊書李蔚鎮襄陽辟掌書記

擢刑部員外郎湜

貶高要尉玘三疏申理湜後見藁歎曰吾自辨析亦不

及此出為嶺南節度副使解中橘熟既食乃納直於官

黃巢陷交廣逃還

舊書郡人鄧承勲以小舟載玘脫禍

除起居郎賊陷長

安為刃所傷出奔行在再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

元年以吏部侍郎修國史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昭

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玘煩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瀘

州刺史卒光化初帝自華還詔復官爵玘常述家訓以

戒子弟其略言門地高可畏不可恃所以承世胄在修
己為學以無能望他人用無善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
種而冀倖天澤祇自餒也又言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
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
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夫行道之人德行
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
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潤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
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

公權字誠懸年十二工詞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鎮
夏州辟掌書記因入奏事穆宗謂之曰朕嘗於佛廟見
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
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
矣帝改容知其以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公
綽在太原嘗寓書李宗閔言家弟本志儒學先朝以侍
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徙散秩乃徙右司郎中弘文館學
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

召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幸
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
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卿可賀我以詩宮
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
帝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常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
漢文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
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
衣末節耳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公權以敢言著聞文宗亦嘉其風采然彼時宦寺弄權
朝臣植黨未聞有所糾彈則亦杜欽谷永之流耳區區不
諛游衣托詞筆諫
亦所云末節而已
異日與周埤同對論事不阿埤為惴恐

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
自舍人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召
問得失因言郭晁領邠寧而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晁尚
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官無玷邠自大金吾位方鎮何
所更議答曰晁誠勲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
帝曰女自參太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之嫌何以戶曉

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帝即令南內使張日華送二女還家其忠益多類此遷學士承旨武宗立罷為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瑛引為集賢學士知院事李德裕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封河東郡開國公復為常侍進至太子少師咸通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六年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公權博貫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通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怠其書法結體勁媚自目一家文宗

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他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
者以為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
圓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
筆人以子孫為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
柳書嘗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
法最為得意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
用惟研筆圖籍自鐫秘之

子華永泰初辟嚴武劍南府累遷池州刺史代宗將幸

華清宮先命完葺欲以子華為京兆尹尹惡其剛方

沮解之遂為昭應令

舊書云知府東十三縣捕賊

檢校金部郎中修

宮使設棘圍於市徇邑中曰民有得華清宮瓦石材用

投圍中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營辦畧足宰

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即將怙勢縱暴租賦未

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劾發宿罪杖殺之一邑

震伏載不敢怨遣吏厚謝子華預知其終自為墓銘子

公器公度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彊力自云吾不以
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位光祿少卿公器生遵遵生
璨別有傳

楊於陵字達夫漢太尉震之裔父太清

舊書宋州單父尉

倦宦

客河朔死安祿山之亂於陵始六歲間關至江左逮長
好學有奇志年十八擢進士釋褐句容主簿韓滉剛嚴
少許可獨奇於陵以女妻之辟鄂岳江西使府滉居宰相
權震中外於陵避親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書自娛滉

卒貞元八年入為膳部員外郎以吏部判南曹時選者與宰相親文書不如式於陵駁其違宰相怒以南曹郎出使弔宣武軍遷右司郎中換吏部出為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名留拜中書舍人京兆尹李實恃恩暴橫於陵與許孟容不附為所譖短徙祕書少監帝崩宣遺詔於太原幽州節府獻遺無所納拜華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越人饑請出米三十萬石拊贍貧民政聲流聞入為京兆尹先是編氓多竄北軍籍中倚以橫閭里於陵請

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著籍姦人無所影賴京師豪右大震遷戶部侍郎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方正對策於陵被詔程其文居第一執政怒出為嶺南節度使辟韋詞李翱等在幕府咨訪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監軍許遂振悍戾肆貪憚於陵不敢撓以私則為飛語聞京師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答吏剔決其贓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錢耶宰相裴垕亦為帝別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而遂振終得罪初吏部程判別詔官叅

考齊抗當國罷之至是尚書鄭餘慶移疾乃循舊制

舊書

以兵部員外郎韋顥屯田員外郎張仲素太學博士陸亘等為之

於陵建言他官但第

判能否不知限員有司計員為留遣之格事不相謀莫

如勿置因詔三考官止較科目選至常調悉還吏部又

請修甲歷南曹置別簿相檢實吏不能為姦始奏選者

納直給符告居四年凡調三千員時稱平允九年妖

人楊叔高自廣州來干於陵請為已輔於陵執奏殺之

改兵部無御史大夫判度支王師討淮西於陵用所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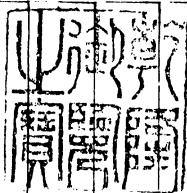
為供軍使主唐節而高霞寓騰牒度支以餉道乏及戰
敗詔責之指以為言帝怒貶於陵郴州刺史徙原王傅
復以吏部侍郎知吏部選李師道平分其地為三鎮以於
陵兼御史大夫充淄青十二州宣慰使還奏合旨穆宗
即位遷戶部尚書長慶初拜太常卿充東都留守數上
疏乞身不許寶曆二年授太子少傅舊書作太傅封弘農郡公
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詔給實俸讓不受於陵器量方
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太和四年十

月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謚曰貞孝四子景復仕至同州刺史紹復中書舍人師復大理卿中子嗣復位宰相自有傳

馬總字會元扶風人少孤寡不妄交遊貞元中姚南仲辟署滑州幕府監軍薛盈珍誣南仲不法總坐貶泉州別駕盈珍入用事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誅之會刺史穆贊保護乃免徙恩王傳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

建二銅柱漢故處劉著唐德以繼伏波之迹徙桂管經
畧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十二年無御史大夫副裴度
宣慰淮西吳元濟禽為彰義節度留後蔡人習偽惡相
掉訐獷戾有夷貊風總為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
俗一變始奏改彰義為淮西尋擢拜淮西節度使徙忠
武改華州防禦鎮國軍使李師道平析郾曹濮等為一
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劉
總徙天平召總還將大用之會劉總卒穆宗以郾人附

賴總復詔還鎮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為戶部尚書
三年卒贈右僕射諡曰懿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一

一至四

中書_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

唐

六十一

賈耽

鄭餘慶

從諫
處晦

鄭珣瑜

覃朗

喬緯

高郢
定

杜佑

式方

踪

愔

鄭綯

顥

權德輿

崔羣

李夷簡

令狐楚

綸高

段文昌

成式

蕭俛

做康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
書論事徙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為度支判官累
進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
威遠營使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
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馬
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
耽召為工部尚書耽納詔於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

以公見代吾且治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為公殺之耽曰是何謂耶朝廷有命即為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中遂安俄為東都留守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于政耽病之屢移

疾亡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元靖耽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為按察開元為採訪廢置升降備焉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宦餘慶少善屬文擢進士第嚴震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傳經義素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貶又歲

早饑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為中書史漏言疊二忤敗郴
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即其官復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為
姦每宰相議為光琦阻變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貲餉
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綱執政頗姑息而佑常
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
慶叱去未幾罷為太子賓客按宰相表元和元年十一月餘慶罷為河南尹與傳
不同考舊傳拜河南尹在後渙以贓敗帝寢聞叱去事
改國子祭酒後乃表誤也

善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遷尚書左僕射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為詳定使俾參裁訂正凡損增儀矩號稱詳表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為太子少師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謚曰貞子澣

潞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
無所諱遷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餘慶為僕射避除國
子博士史館修撰文宗立入翰林為侍講學士帝使梓
櫚經史為要錄試舉諸條櫚問之酬析無留答因賜金
紫累進尚書左丞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興
元創學廬潞嗣元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戶部尚書召
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四子處晦從
諱尤知名

處晦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節度使

從諱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累遷左補闕令狐綯魏扶皆幹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為吏部侍郎銓次明允出為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善最聞改鎮南東道節度林邑蠻內侵募土豪捍禦交廣晏然僖宗立召為刑部尚書久之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時河東叛將殺其節度使康傳圭劫府庫為亂

朝廷以為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謹檢校司徒

宰相表作

檢校司空以宰相秩復為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

參佐從謹即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劉崇龜趙崇為節度

觀察判官劉崇魯推官李渥掌書記崔澤支使皆一時

選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得才多也

謹按通鑑輯覽

批名士虛聲相尚未必盡於實用有裨聚集雖多亦何足
異況幕府得人極盛亦不過如綠水芙蓉之比時人乃目
之為小朝廷唐末人心幻妄
不知明別尊卑于此可見

既視事乃推捕反賊誅其首

惡以張彥球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果得其死力渠

凶宿狡不敢發發又輒得士皆惕伏會黃巢犯京師駐
梁漢詔從謹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諸葛爽入討從
謹圍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謂太原可乘以
沙陀兵奄入其地壁汾東從謹以餽醪犒軍克用曰我
且引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謹登城開剋感槩使立功報
天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其下肆掠從謹追
安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亦會振武契苾通至與沙
陀戰沙陀大敗引還即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謹

合諸將命持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
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繇嵐石竝河而南獨克用從
數百騎過解城下從謹以名馬器幣歸之明年賊平詔
克用代領河東召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帝
至興元以疾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謚文忠初盜流中原
沙陀彊悍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謹為太原重也時鄭畋
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
之號二鄭云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大厯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為萬年尉崔祐甫為相擢左補闕出入中外累遷至吏部侍郎為河南尹清靜惠下賤斂貴發以便民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僦運勞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即遷吏部尚書王叔文撓政

韋執誼為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
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
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饗以待頃
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
取馬歸卧家不出七日罷為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
卒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謚文獻子覃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
官為和羅使覃奏罷之時吐蕃方彊穆宗不恤國事荒

昵盤游覃與崔郾等廷對極陳不可帝亦溫語答之王
承元徙鄭滑節度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
安其軍詔覃為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覃傳詔開
勗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寶厯初擢京兆尹文宗召
為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經術該深諄篤守正
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
親近為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
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學士德裕既相以為御史大夫

俄德裕罷宗閑復用覃繇戶部尚書下除祕書監宗閑
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
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
公勸帝責名實謹法度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覃
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再遷
太子太師開成四年與楊嗣復議論不叶遂罷為右僕
射武宗初李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
仕卒始覃以經籍利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

學鴻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
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於石
子商綽

商綽峭立有父風以門廕進為李德裕所知擢渭南尉
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持正不阿遷給事中楊漢公
為荆南節度使坐貪沓貶祕書監尋拜同州刺史商綽
與鄭公輿封還制書且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為人
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翌

日敗商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後繇祕書監遷
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覃弟朗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
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矯頭下謂曰
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
也故事天子不觀史帝悅謂宰相曰朗可謂善守職者
然人君之為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為將
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累遷諫議大夫為侍

講學士由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為鄆岳
浙西觀察使進義武宣武二節度歷工部尚書判度支
御史大夫復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人李
敬實排朗駟導馳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實自言供奉官
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
邪即斥敬實久之以疾自陳罷為太子少師卒贈司空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為衛州人九歲通
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為好時尉安

祿山陷京師將殺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
應初及進士第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郭子儀
取為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官張曇奏抵死郢引抹甚
力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李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將
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不聽既又欲悉兵鼓
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羣將未集郢恐為懷光所乘
與李鄴固止之會懷光子璿候郢郢因脅說曰君視天
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若恃衆而

動自絕于天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璫大懼
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廷英謀間道歸國
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誚郢抗辭無所愧隱
觀者為泣下懷光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屍而哭懷
光已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員外郎
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謝絕請謁頗行藝遷太
常卿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
病不能事王叔文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國而

郢以刑部尚書罷明年為華州刺史政尚仁靜復召為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乞骸骨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貞子定定辯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長通王氏易為圖合入出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仕至鄆州都督終西
河刺史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
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
不能決試訊佑佑為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
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入為工部郎中充
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經畧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
為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兼和糴使於是軍興餽漕佑得
剴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革戰民困賦

無所出佑以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請
省冗員盧杞當國惡之出為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
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衛
疏析屋閉以息火災朱厓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
之召拜尚書右丞

舊書作左丞

俄出為淮南節度使以母喪

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愔請于
朝帝不許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節度徐泗討定之佑具舡艦遣屬將孟準度淮擊徐

不克引還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
二州隸淮南初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為田
積未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隣畏之然
寬假僚佐故南宮傅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為佑
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
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于是王叔文
為副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欲搖東宮冀佑
為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憲宗在諒闇復攝冢

宰相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為亂諸將邀
功請討之佑上疏言今戎醜方彊邊備未實誠宜慎擇
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
備彼當懷柔草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帝嘉
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
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乞休骸骨帝
不得已許之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
中人錫予備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謚曰

安簡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撫百家作周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于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高郢稱之佑既相出為昭應令遷太僕卿子宗尚公主式方以右戚移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為營方藥羞膳及死暮而泣世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元和初為左補闕崔羣等

以宰相子為嫌再徙祕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

惛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尚岐陽公主授殿
中少監駙馬都尉太和初由澧州刺史召為京兆尹遷
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為工部尚書判度支會昌初為淮
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
監軍請惛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惛曰吾不奉詔
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惛有大臣體乃詔罷
所進伎有意倚惛為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棕荒酒宴適不能事

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為留守復節度劍南

西川召為右僕射

按宰相表作左僕射

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

王左軍中尉王宗實等以為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

之是為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棕它宰

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恂中人請帝監國奏
因諭恂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恂遽封授使者復命謂
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禍無
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冊拜司空封
鄧國公以檢校司徒為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太傅卒
年八十贈太師弟恂

恂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恂完守備以待
賊處士卒謹自廣陵來見恂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恂不

可謹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賊將李圓易恠馳勇
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恠為好言厚禮迎勞明日伏甲士
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恠傳城戰恠殺數百人圓退
壁城西勦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恠擊鼓
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
息謹乃請救于戍將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
州次洪澤節度使令狐綯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
本合為圓所敗湘等竝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

流梯衝乘城糧盡為薄饘以給懿宗遣使加惱檢校右
散騎常侍勉以堅守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
凡十月惱撫循士皆殊死奮而卒讜冒圍出入糾輯援
師卒完一州時稱為難賊平惱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
兵部尚書卒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博師表為
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為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
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顓病棄官復為宣州團

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
進愴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
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
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
言言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下策為浪戰時論
韙之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
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黜憂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
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為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

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兇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鎮拒命詔諸鎮兵討之收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彊百里用萬人為壘塞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為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

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
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略如收策歷黃池睦三州
刺史入為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乞為湖州刺
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收剛直有奇
節不為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卒年五
十

顓

按宰相世系表作顓

字勝之幼病目毋禁其為學舉進士授祕

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為浙西府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

敢忤惟顗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顗
吾無今日太和末召為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
鄭注必敗行未及都聞難作疏辭疾歸顗亦善屬文與
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鄭綯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
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劍南奏署掌
書記入為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
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

外又廢宣武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為中尉實文場恃
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奏言不可帝悟
乃不用麻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
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
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定憲宗即位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始盧從史陰
與王承宗連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
吉甫密譖綱漏言於從史帝怒賴李絳諫而釋居位四

年罷為太子賓客久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為嶺南節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為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保文宗太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

孫顯舉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權德輿字載之父皋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

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為判官杜佑裴胄交辟之德宗聞其材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西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帝乃遣姜諤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其姦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久之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

德輿因是上陳闕政請詔所在裁留經用以種貸民今
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
者以糴於民帝頗米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
累徙太子賓客俄遷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詐傲寢不制
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輿諫以為
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
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既久當制以漸許成
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承宗叛從史乃

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興復請赦承宗從從史後
皆略如所料會裴垕病德興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鏐繇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
為不可德興亦奏爭帝乃止董溪于皋蓐以運糧使盜
軍興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興諫宜審
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帝深然之嘗
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列
聖所循皆尚德教帝曰誠如公言德興善辯論開陳古

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為察察名李吉甫
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於治事鉅
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
辭德輿居中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為本官尋以檢校
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未幾復拜太常卿從
刑部尚書先是詔許孟容蔣乂刊彙格敕既成上之留
禁中德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定三十
篇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二

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

子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
李宗閔薦為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周易博士在翰
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偓等連章劾訓傾
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屢表
辯解貶閬州刺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州訓誅時人多
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

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第舉賢良方正授祕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諫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侍羣署乃得上羣固讓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為澧王作讓表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為太子帝從其議進戶部侍郎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師古等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

貲產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
爽然欲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
諭旨若須出敕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
處州刺史苗積進羨錢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
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賦是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
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
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立
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

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
為開元二十年罷九齡任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詞意
激切左右為感動帝卒自相縛會羣臣上帝號縛欲兼
用孝德為號羣獨以為有睿聖則孝德并見帝聞不樂
會度支稟賜邊士不時物多弊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
佩刀自決中外皆恐縛奏邊鄙無事乃羣鼓動欲以買
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為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部侍
郎召之勞曰我為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

馬俄拜御史大夫未幾檢校兵部尚書充武寧節度使
羣以其副王智興得士心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興討
幽鎮還藉兵逐羣羣失守左遷祕書監分司東都改華
州刺史歷宣歙池觀察使進兵部尚書出為荆南節度
使召拜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
承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候
吏李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泚必反向發幽隴兵五千救

襄城乃賊舊部是將追還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
若凶狡還西助此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
得召符白于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收偽符獻行在
詔即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棄官
去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累
下遷虔州司戶參軍九歲復為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
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驚悅始為江南觀察使冒沒
于財夷簡為屬刺史不為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

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戶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南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略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閱三歲徙帥劍南西川舊州刺史王顥積姦賊屬蠻怒畔去夷簡逐顥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韋皋作奉聖樂于頔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命罷去十三年召為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

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
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
使長慶初請老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檢校左
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
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
鎮家無貲產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碑
神道世謂行己能有終始者

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裔也生五歲能為辭章逮冠貢

進士既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才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滿歲謝歸李說嚴綬鄭僊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僉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譴將為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既除召授右拾遺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鏞以言利幸與楚蕭俛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

名召為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
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
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
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為
中書舍人俄出為華州刺史鑄既相擢楚河陽懷節度
使代烏重胤度出太原鑄薦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穆宗即位進門下侍郎鑄得罪時謂楚緣鑄
以進且嘗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政乃不敢言

方營景陵詔楚為使而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鞏等不
償傭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為羨餘怨訴係路詔捕鞏等
下獄誅出楚為宣歙觀察使俄貶衡州刺史再徙以太
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使諫官論執
不置楚至陝一日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相力起楚以
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逐出紳即拜楚為河南
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兄務以峻法
繩治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鑄諭人人悅喜入為戶部

尚書俄拜東都留守徙天平節度使久之徙節河東召
為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俄兼太常寺卿進拜左
僕射彭陽郡公始帝許相楚會甘露之變楚知王涯賈
諫寃草詔不切指其罪仇士良惡之乃用李石而以楚
為鹽鐵轉運使請罷權茶使從之開成元年上已賜羣
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冷感結稱疾不
出乃請給衣衾櫬以斂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豎
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司空

諡曰文子緒綯顯于時緒以蔭仕歷隋壽汝三州刺史
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綯當國固讓宣宗嘉其
意乃止

綯字子直舉進士累擢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為湖州刺
史大中初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
宮百官皆避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邪敏中
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
綯今守湖州因曰其為人宰相器也即召為考功郎中

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
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撫語曰至治未
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羅
天下之禍帝曰善進中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
再遷兵部侍郎還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
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
僕射

按舊書作
右僕射

門下侍郎再拜司空未幾檢校司徒平

章事為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
以饋運勞封涼國公龐勛自桂州還道浙西白沙入濁
河漂舟而上絢聞遣使慰撫且餽之裨將李湘曰徐兵
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我得專之今其兵不
二千而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其畏我甚高郵厓峭
水狹若使菽艚火其前勁兵乘其後一舉可覆不然使
得絕淮泗合徐之不逞禍亂滋矣絢懦緩不能用因曰
彼不為暴聽其度淮何豫我哉勛還果盜徐州其衆六

七萬餘之食分兵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
綯為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愔堅守綯命湘
率兵五千救之勛謾辭謝綯喜即請假勛節而敕湘
無庸戰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監軍郭
厚本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
至而湘覆賊偽建淮南旗幟誘之亦皆陷綯既師敗乃
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綯為太子太保分司東都
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

年七十八贈太尉子瀉渙渥

瀉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瀉與鄭顥為姻家怙勢驕
偃通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絢去宰相因与瀉與
羣進士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崔瑄劾奏絢
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為
瀉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瀉乃以長安尉為集
賢校理稍遷右拾遺史館修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
郎張雲交疏指其惡辭及絢瀉懼求換它官改詹事府

司直綯方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為敗雲為興元少尹蛻
華陰令瀉亦湮扼不振死渙風皆舉進士渙終中書舍
人

段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志玄四世孫世客荊州疏爽
任義節節度使裴胄禮之後依劔南節度韋皋皋表為
校書郎宰相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理再遷左
補闕憲宗數欲親用為韋貫之所阻貫之罷引為翰林
學士遷中書舍人遂為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

顧問率至夕乃出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未踰年自表還政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
素諳蜀利病治寬靜羣蠻震服長慶二年黔中蠻叛觀
察使崔元略以聞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即引還入遷兵
部尚書文宗立拜御史大夫進封鄒平郡公俄檢校尚
書右僕射平章事節度淮南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徙
帥荊南州或旱檜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為語
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南詔襲南安帝以文

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慰讓即日解而去復節度西川
九年卒贈太尉

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為校書郎博學彊記累擢尚書郎

為吉州刺史終太常少卿

按舊書成式咸通中為江州刺史其刺吉州終太常俱不

載未詳孰是

著酉陽書數十篇子安節乾寧中為國子司業

蕭俛字思謙華之孫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

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為翰林學士凡三年

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疲天下訾其謚

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鑄薦為御史中丞鑄與令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襲徐國公穆宗立逐鑄議所以代者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

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
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帝善而止令
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
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
俄罷為尚書左僕射用播為鹽鐵使後卒相俛自謂輔
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部移病求
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為同州刺史復以少保分司東
都文宗即位召授少師稱疾力不拜乃還左僕射許致

仕莊恪太子時議選舊德保輔東宮復以少師召輒上
還制書堅辭即遷太子太傅優詔褒尚開成初弟倣為
楚州刺史召見帝曰倣先帝賢宰相筋力未衰可一來
爾善道朕意乃以詔書并絹三百因倣致之倣終不起
以壽卒母韋賢明治家嚴倣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
穆宗初兩河底定倣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勸帝
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
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為盜賊

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克乃召幕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倣字思道倣從弟太和中擢進士第累除給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嘗以李璣為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璣所而還令狐綯用李璣經略安南璣以暴虐免俄起為壽州團練使倣劾奏璣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

學士拜嶺南節度使

按舊書倣於懿宗時罷知政事出為嶺南節度使與此互異

宰相

表咸通十四年十月做知政事乾符元年十一月進司空二年五月卒則做之建節嶺南當在未相時舊傳無考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咸通初為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做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帝嘉歎其言後官數遷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做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官人持兵柄做以鯁直為權近所忌卒

年八十

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廣明初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謀出太倉粟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巫捕吏繫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殺之内外畏讐令孜拒黃巢以廩為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事會襄王竊據挈族逃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厚禮之光化中以給事中召不至卒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一